



污浊，理脾解郁，宜逍遥散加防己、木通主之。热加丹皮、梔子、黄柏。寒加台乌药、艾叶、砂仁。以上所论，虽未尽带浊之治，然已得法门。学者推而广之，遇热证则硝、黄、甘遂未必非宜，遇寒证则参、术、芪、附尤所必用。以及寒热错杂，皆可随证制方。有纸笔不能尽传者，在医师之自悟也。

崩漏者，非经期而下血之谓也。少者名曰漏下，多者名曰血崩。行经而去血过多，如水之流不能止者，亦是血崩。古名崩中，谓血乃中州脾土所统摄，脾不摄血，是以崩溃，名曰崩中。示人治崩，必治中州也。月经名曰信水，以五行惟土主信，土旺则月水有信，土虚则失信而漏下，甚则崩中矣。治法总以治脾为主，或劳倦伤脾，或思虑饥饱伤脾，脾虚不摄，宜用归脾汤加艾叶、阿胶、灶心土。大虚者，宜十全大补汤加阿胶、续断、升麻、炮姜、枣仁、山萸肉，再用鱼肚、鹿角霜、莲米，姜盐炖食，以调养之。黄芪、糯米、当归煎服，亦大补气血。六君子、养荣汤、炙甘草汤，皆脾经补益之药，可以加减用之。凡是崩中，此为正治。又有治肝以治脾之贼者，肝经怒火妄动，木郁克土，火扰而血不宁，其人善怒头痛，口苦目眩，胁腹胀满，六脉弦数，与脾经虚寒之证显有不同，宜归脾汤加丹皮、梔子、柴胡、白芍、麦冬、五味子，补脾土，清肝火，两面俱到；或用丹梔逍遥散加牡蛎、阿胶、蒲黄。

谨按：带漏虽是水病，而亦有挟瘀血者，以血阻气滞，因生带浊，小调经汤随寒热加减治之。崩中虽是血病，而实则因气虚也。气下陷则水随而泻，水为血之倡，气行则水行，水行则血行，宜服补气之药，以升其水，水升则血升矣，补中益气治之。

合崩带观之，一是水病，一是血病，女子男子皆有血与水之病，宜通观之。

## 产 血

妇人胎中有血衣以裹儿，血衣之下又有水衣以衬垫之。将产则胎水先破，水衣先下，然后血衣破而儿生。儿生之后，血衣乃下。世谓水衣垫胎，水衣即行，则其胎颠坠，是以儿出，此乃着迹之论，未得其所以然也。夫胎产之事，乃关气化，岂犹什物之衬垫悬坠所可拟者？吾为指出其理曰：天地之大，总是以阳统阴，人身之生总是以气统血。气乃肾中水化之阳，故气着于物还复为水，吾是以有气即是水之论。妇人怀子垫胎之水衣即气也，胎乃气载举之，气即是水，故水垫其胎，实则气载其血也。将产之时，水衣先行，气下行故水下行，水行实则气行也。气既下行，则其胎血自随之而下。血之从气又如妻之从夫，岂有气行而血不行者哉？故胎之未生，气载之；胎之将产，气运之。知此，则知护胎者必调气，催生者必行气。而治一切血证皆宜治气，均可于此悟出。

将产之时，腰腹大痛者，以气欲行而血未行，血阻其气，而气必欲迫之使行，故令大痛。此必初胎初产之妇，血道新开，碍气之行，故其痛极甚。或数产之妇，内有瘀血阻滞其气，故令大痛。若壮妇身无瘀血，则将产时微痛而已，或微胀而已。盖其气行而血随之下，血道既是熟路，又无瘀血阻滞，何痛之有？其极痛而胎不下者，催生之法，总宜行血，不使阻滞其气，则气下而胎随以下，佛手散主之。交骨不开者，加败龟板，及妇人油发（烧灰），义总取于活血，血活则气通，胎顺而自生矣。

既产之后，身痛腰痛。恶血不尽，阻



滞其气，故作痛也。盖离经之血，必须下行不留，斯气无阻滞，自不作痛，又能生长新血。若瘀血不去，则新血不生，且多痛楚，宜归芎失笑散及生化汤治之。夫产后百脉空虚，亟宜补血，而犹力主去瘀者，瘀血不去，则新血断无生理。吾于《男女异同论》已详言之。虽产后大虚，仍以去瘀为急，去瘀正为生新计也。吐衄家须去瘀血，观此益信。

产后血晕，由血随气上，迷乱心神，故眼前生花，甚者闷绝口噤，神昏气冷。有下血过多而晕者，属虚，但昏闷烦乱而已，法当补血，宜炙甘草汤及八珍汤加枣仁、龙骨、朱砂、丹皮。有下血少而晕者，乃恶露上抢于心，心下满急，神昏口噤，绝不知人，法当破血，宜当归、延胡索、血竭、没药、荆芥穗、京墨（煅红醋淬），童便引。血晕之证，吐衄家间亦有之，医者不可不知。

产后血崩，乃荣气空虚，不能摄血归经，大剂归脾汤主之。如兼汗出气喘者，乃是血脱气散之危证，参附汤加阿胶、熟地、茯苓、甘草以救之。然又有怒气伤肝，肝气横决，血因不藏者，归脾汤加炒栀子、阿胶、艾叶、柴胡，逍遥散加阿胶、牡蛎、棕炭、炒栀、莲叶、香附皆宜。

败血干肺，口鼻黑色，面如茄色，或发鼻衄，乃气逆血升之危候。或则喘急，或咳逆欲死，总缘肺虚不能制节其下，是以下行之血得以上干，宜参苏饮主之。鼻衄加杏仁，喘咳加五味。吐衄家血干肺脏者，亦与此同。

败血干心，心气闭塞，舌强不语，神昏谵语，如见鬼状，宜归芎失笑散加龙脑、朱砂、血竭、没药治之；牛膝散加枣仁、琥珀、熟地、人参皆宜。

败血干脾，则呕逆腹胀，不能饮食，

生化汤加半夏、茯苓、枳壳、厚朴。如发为水肿，是血从水化而变为水，与血变为脓无异。既从水化，则从水治之，五苓散加蒲黄、丹皮以利之。

总之，血以下行为顺，上行为逆。知产血上逆之为病，则愈知吐衄之血上逆为病也。但吐衄与产血，其病原不同，故治法亦异。此外尚有数证，乃产后多有之证，亦与吐衄义可参观，因连类及之，条列如下：

产后喘促，最危之候，因荣血暴竭，卫气无依，为血脱气散之证，宜参附汤饮之，四磨汤亦可。若因败血乘肺，气喘目黑，鼻起烟煤者，是为肺气将绝之证，参苏饮治之。二证：一是肾气虚脱而阳上越，一是肺气虚竭而血上乘。两方皆主人参，大生水津。水者，气之母也，方主补气，故用人参以滋水，滋水即是补气，而阳上越者，佐附子以引之归根；血上千者，佐苏木以速之下降。诚产后救危之良方，男子血气脱绝之证，亦不能外此义也。

产后汗出，身微似汗者吉。盖产后血虚，微汗则气来就血，阳来和阴，汗者气分之水也，产后血不足而气有余，故微泄其气，以水血配，最吉之兆。若阴虚于内，阳浮于外，漉漉汗出，是为自汗，与微汗有别，法宜补阴而引阳，圣愈汤加附子、五味、麦冬、龙骨治之。若大汗亡阳，其汗如水之流，乃元气脱散，气即水也，气脱故大汗，非大剂参附汤不能回阳。又有但头汗出，剂颈而还者，乃血不得其和，气因郁而上蒸，故但头汗，仲景谓之郁冒，用小柴胡汤解之。盗汗阴虚者，当归六黄汤治之。此与吐衄家汗出诸证有相通处，宜参观之。

产后发热，因阴血暴伤，阳无所附，四物汤加炮姜，从阴引阳，为正治之法。



若头痛恶寒而发热者属外感，不当作寻常伤寒治之，惟宜用四物汤加荆芥、柴胡、葱白，和血解表而愈。又有停食发热者，必见胀闷、噎气、呕哕等证，异功散加山楂、神曲、麦芽、厚朴、生姜治之。若因瘀血壅滞而发热者，必见身腹等处刺痛之证，生化汤治之。若去血过多，烦躁口渴，面赤身热者，当归补血汤治之。若阴虚阳无所附，孤阳外越而发热者，急进参附汤救之。《金鉴》此条，于产后发热虚

实之证略备，与男子亡血发热者治法相同。但亡血是血上行，产后是血下行，一逆一顺，其间略有不同耳。

产后杂证犹多，所举数条，皆与吐血之证有互相发明者，其余不及备载，另有产科诸书可查。

又补论曰：产后气下泄，故多脱证。吐血气上逆，故少脱证。吐血之脱证皆宜降，产后之脱证则宜升，此绝不同。



## 卷 五 血中瘀证治五条

### 瘀 血

吐、衄、便、漏，其血无不离经。凡系离经之血，与荣养周身之血，已睽绝而不合。其已入胃中者，听其吐下可也。其在经脉中而未入于胃者，急宜用药消除，或化从小便出，或逐从大便出，务使不留，则无余邪为患。此血在身，不能加于好血，而反阻新血之化机，故凡血症总以去瘀为要。世谓血块为瘀，清血非瘀，黑色为瘀，鲜血非瘀，此论不确。盖血初离经，清血也，鲜血也。然既是离经之血，虽清血、鲜血，亦是瘀血。离经既久，则其血变为紫血。譬如皮肤被杖，血初被伤，其色红肿，可知血初离经，仍是鲜血。被杖数日，色变青黑，可知离经既久，其血变作紫黑也。此血在经络之中虽已紫黑，仍是清血，非血块也，是以能随气运行，走入肠胃，吐下而出。设在经络之中，即是血块，如何能走入肠胃耶？至于血块，乃血入肠胃，停留片时，立即凝结。观宰割猪羊，滴血盆中，即时凝结，便可知矣。故凡吐衄，无论清凝鲜黑，总以去瘀为先。且既有瘀血，便有瘀血之证，医者按证治之，无庸畏阻。

瘀血攻心，心痛头晕，神气昏迷，不省人事。无论产妇及吐衄家，有此证者乃为危候，急降其血，而保其心，用归芎失笑散加琥珀、朱砂、麝香治之，或归芎汤调血竭、乳香末亦佳。

瘀血乘肺，咳逆喘促，鼻起烟煤，目目黑色，用参苏饮保肺去瘀，此皆危急之候。凡吐血即时毙命者，多是瘀血乘肺，壅塞气道，肺虚气促者，此方最稳。若肺实气塞者，不须再补其肺，但去其瘀，使气不阻塞，斯得生矣。葶苈大枣汤加苏木、蒲黄、五灵脂、童便治之。

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，则周身作痛。以其堵塞气之往来，故滞碍而痛，所谓痛则不通也。佛手散加桃仁、红花、血竭、续断、秦艽、柴胡、竹茹、甘草，酒引；或用小柴胡加归、芍、丹皮、桃仁、荆芥，尤通治内外之方，义较稳。

瘀血在上焦，或发脱不生，或骨膊、胸膈顽硬刺痛，目不了了，通窍活血汤治之，小柴胡汤加归、芍、桃仁、红花、大蓟，亦治之。

瘀血在中焦，则腹痛胁痛，腰脐间刺痛着滞，血府逐瘀汤治之，小柴胡汤加香附、姜黄、桃仁、大黄，亦治之。

瘀血在下焦，则季肋少腹，胀满刺痛，大便黑色，失笑散加醋军、桃仁治之，膈下逐瘀汤亦稳。

瘀血在里则口渴。所以然者，血与气本不相离，内有瘀血，故气不得通，不能载水津上升，是以发渴，名曰血渴。瘀血去则不渴矣。四物汤加枣仁、丹皮、蒲黄、三七、花粉、云苓、枳壳、甘草，小柴胡汤加桃仁、丹皮、牛膝，皆治之。温经汤以温药去瘀，乃能治积久之瘀，数方皆在酌宜而用。



瘀血在腠理，则荣卫不和，发热恶寒。腠理在半表半里之间，为气血往来之路，瘀血在此，伤荣气则恶寒，伤卫气则恶热，是以寒热如疟之状。小柴胡汤加桃仁、红花、当归、荆芥治之。

瘀血在肌肉，则翕翕发热，自汗盗汗。肌肉为阳明所主，以阴明之燥气，而瘀血和蒸郁，故其证象白虎。犀角<sup>①</sup>地黄汤加桃仁、红花治之，血府逐瘀汤加醋炒大黄，亦可治之也。

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，则结为癥瘕。瘕者或聚或散，气为血滞，则聚而成形；血随气散，则没而不见。方其既聚，宜以散气为解血之法，九气丸治之。在胸膈上者加桔梗、枳壳、瓜蒌、生姜、甘草；在右者加苏子、桑皮、陈皮；在左者加青皮、牡蛎、当归；在中焦大腹者，加厚朴、枳壳、防己、白芍、甘草；在小腹下者，加橘核、小茴、荔枝、槟榔、川楝子、五灵脂。气散则血随而散，自不至于结聚矣。至其既散之后，则又恐其复聚，宜以调血为和气之法。此时瘕气既散，处于血分之中，但一调血，则气自和，而不复聚矣。逍遥散加丹皮、香附治之，归脾汤加柴胡、郁金子亦治之。瘕者，常聚不散，血多气少，气不胜血故不散，或纯是血质，或血中裹水，或血积既久，亦能化为痰水，水即气也。瘕之为病，总是气与血胶结而成，须破血行气，以推除之。元恶大憝，万无姑容。即虚人久积，不便攻治者，亦宜攻补兼施，以求克敌。攻血质宜抵当汤、下瘀血汤、代抵当丸。攻痰水宜十枣汤。若水血兼攻，则宜大黄甘遂汤，或秘方化气丸。外治法：贴观音救苦膏。

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，与气相战斗，则郁蒸腐化，而变为脓。另详吐脓、便脓、疮脓门，兹不再赘。

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，被气火煎熬，则为干血。气者，肾中之阳，阴虚阳亢，则其气上合心火，是以气盛即是火盛。瘀血凝滞，为火气所熏，则为干血。其证必见骨蒸痲热，肌肤甲错，皮起面屑，名为干血痲。病至此者，十治二三，仲景大黄廕虫丸治之。盖既系干血，便与气化隔绝，非寻常行血之品所能治也。故用诸虫啮血之物，以消蚀干血。瘀血不去，新血且无生机，况是干血不去，则新血断无生理。故此时虽诸虚毕见，总以去干血为主也。如胆识不及，可以滋补之药送下此丸，亦调停之一术。

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，被风气变化，则生痲虫。气者，肾水之所化也，故气动即为湿。风者，肝阳之所生也，故风动即为热。湿蒸热煽，将瘀血变化为虫，是为痲虫。此犹之草腐为萤，谷飞为虫也。其辨法：面色乍赤乍白，乍青乍黄，唇口生疮，声嘎咽痒，烦梦不宁，遗精白浊，发焦舌燥，寒热盗汗，口出秽气，不知香味，喜见人过，常怀忿怒，梦见亡先，惊悸咳逆，或腹中有块，或脑后两边有小结核，或食豆而香；又用乳香熏其手背，帕覆手心，须臾毛长至寸许；每日平旦精神尚好，日午向后，四肢微热，面无颜色，皆是痲虫之候也，月华丸主之。多食鳊鱼肉，既有滋补，又善杀痲虫。或用鳊鱼骨烧黑，鳖甲炒为末，煎人参当归白芍白薇汤送下，补虚杀虫，相辅而行。若专事杀虫，金蟾丸亦可间服，金线蛙烧服亦妙。黑猫杀取肝，焙干为末，月初五更空心服，大能杀除痲虫，可代獾肝。獾爪为末酒下，痲虫居肺叶间，咯血声嘶者，皆能治之。

痲虫乃血化之虫，最为灵异，其人死

① 角：原误作“骨”，据文义改。



后，虫为妖孽，传染家人，为传尸癘。杀三人者，其虫不治。传尸之证，与其所感之病人无异。《金鉴》谓宜服传尸将军丸，方载《丹溪心法》中。今查《丹溪心法》不载此方，然以将军名丸，其主用大黄可知。夫传尸虫孽，袭染人身，亟宜除去，故主攻下，亦如仲景攻干血法，以免留邪为患也。此虫一传人身，便能聚积人身之血以为窠囊，食息生育，变化无穷，吾谓可用移尸灭怪汤，杀其虫而夺其血，斯无遗留之邪矣。

以上二证，大便不溏泄者，尚可攻治；溏泄者，不能任药，必死。

## 蓄 血

蓄血者，或伤寒传经之邪，或温疫时气之邪，传于血室之中，致周身之血皆为邪所招致，而蓄聚胞中。小腹胀痛，其人或寒或热，昼日明了，夜则谵语，甚则发狂，呼叫打骂，《内经》所谓血在上喜忘，血在下如狂是也。癩犬咬伤，毒聚胞中，故令发狂，皆属蓄血之证，仲景抵当汤治之，桃仁承气汤亦治之。若胆识不及，可用膈下逐瘀汤加大黄。若血犹未结，但是热入血室，夜则谵语，用小柴胡汤加桃仁、丹皮治之。

## 血 臌 附：血肿

血臌之证，胁满小腹胀，满身上有血丝缕，烦躁漱水，小便赤，大便黑，腹上青筋是也。医书俱云是妇人之病，唯喻嘉言谓男子恒有之。面色萎黄，有蟹爪纹路，脉虽虚极，而步履如故，多怒善忘，口燥便秘，胁胀腹疼，迨胀之既成，腹大如箕，遂不可救。东南最多，所以然者，东海饶鱼盐。鱼者甘美之味，多食令人热

中，盐者咸苦之味，其性偏于走血，血为阴象，初与热合，不觉其病，日久月增，中焦冲和之气，亦渐为热矣，气热则结，而血不流矣。于是气居血中，血裹气外，一似妇人受孕者然，至弥月时，腹如抱瓮。推而言之，凡五方之膏粱厚味，椒姜桂糯，成热中者，皆其类也。治之之法，以六君子汤加干姜、川芎、防己为末，陈米、荷叶煎汤泛丸，白汤下，执中央以运四旁法也。

谨按：喻氏之论，其言血臌之原，最为详确，惟所主之方，与气热则结而血不流之说，未能吻合。盖六君子与所加之药，于治痰臌为宜，且须寒饮，方为切合。如论所谓，宜用清和理气之品，攻剂代抵当丸主之，和剂丹栀逍遥散加姜黄、香附治之。诸书皆用桃奴散或琥珀散治之，第两方用温药，亦血因寒凝之剂，与喻氏所论又有不同，医者审证择用可也。

又有石瘕肠覃，状如怀子，腹日以大，月事以时下者为肠覃，以寒客于肠外，气病而血不病也，宜橘核丸主之。月事不以时下者为石瘕，乃寒气客于子门，子门闭塞，恶血当下不下，瘀以留止，故成石瘕。是气病而血亦病也，宜琥珀散、桃奴散治之。后服温经汤。

单腹胀者为血臌，若四肢皆胀，或先从四肢肿起，其色红者，谓之血肿。亦有不红者，血从水化而为水，故不红也。或得于吐衄之后，瘀血化水而肿，或得于妇人经水不行，血化为水而肿。既化为水，则兼治水，五皮饮加当归、白芍、蒲黄、丹皮、桃仁治之。或用干漆、雄黄、醋丸，麦芽汤下亦可。

又凡臌胀浮肿，俱要分阴证阳证。阴证脉沉涩弦紧，必有寒痰诸证，宜中满分消汤加桃仁。阳证脉数口渴，便短气逆等证，宜小柴胡汤加知母、石膏、防己、丹



皮、桃仁、猪苓、茯苓、车前子治之。另详六卷肿胀门。

## 经 闭

妇女经闭有四：一寒证，一热证，一实证，一虚证。

寒闭者，积冷结气，经水断绝，至有历年。胞门为寒所伤，经络凝坚，阴中掣痛，少腹恶寒，上引腰脊，绕脐寒疝；或瘀血不行，留为石痕，皆霜凝冰结之象也。用温经汤主之，或用温药下之，附子理中汤加当归、桃仁、大黄、细辛、牛膝、肉桂，生化汤下之尤稳。经通之后，再服肾气丸收功。

热证者，胞为血室，血室为肝之所司，肝火横逆，从胞脉上迫于心肺。心肺之气，不得下通，则发寒热，头晕耳鸣，烦躁多怒，咳逆气上，治宜平其肝火，使肺气得下降，心血得下注，斯经通矣。当归芦荟丸加桃仁以攻之，丹栀逍遥散加桃仁以和之。又曰：冲任两脉，起于胞中，上属阳明。若胞中火逆，随冲任两脉上冲，头晕颊赤，咽喉不利，发热口渴，咳逆喘息，此乃胞气上逆，合于阳明之气，而为燥动之证，法宜从阳明以折冲逆，使火下降，斯经通矣。玉烛散治之。如脾胃素虚，不便攻治者，玉女煎加桃仁、丹皮治之。《金匱》麦门冬汤尤能逆折冲气。数方皆从阳明降气，使气下达胞中，则经自通。又有从肾中引气下行，以通经之法，用六味地黄汤加知、柏、牛膝、桃仁，此又引冲气下行隔治之法。

实证经闭者，妇人少腹如敦状，小便微难而不渴，此为水与血结在血室也，大黄甘遂汤主之。又仲景曰：妇人伤寒中风，经水适断，胸胁满，如结胸状，谵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也，小柴胡汤主之。妇

人经闭，藏坚癖不止者，中有干血，湿热腐变，化出白物，矾石末纳入阴户。吾谓可用土瓜根汤加黄柏、防己治之。又或小腹结痛，大便黑色，小便不利，明知血欲行而不肯利下，宜抵当汤主之。时方可用膈下逐瘀汤。

虚证经闭者，或因失血过多，面与爪甲之色俱浅淡黄白。血既从上而脱，更何从再注胞中，以为经水哉？治法宜止其吐衄之血，使其下行，再补其虚，则血生而气顺，下注胞中，斯经得通矣。四物汤加牛膝、枳壳、降香、郁金、血余、童便、茯苓、甘草、阿胶。或因过淫精竭，肾中天癸之水不至胞中，则不能引动冲脉之血，是为阳不倡阴，水不化血，宜滋补其水，以益天癸。左归饮主之，三才汤亦主之。或因生产过多，伤血血枯，圣愈汤主之。或室女血枯，名为童癆。室女正当血盛之时，而乃经少血枯，以致骨蒸肌热，面色枯白，两颧发赤，懒于饮食，皮干消瘦，咳嗽喘息。此宜大滋其血之化源，使血骤生而诸病乃退，炙甘草汤主之。又或妇人女子，不得隐曲，心念不遂，脾气抑郁，以致胃病，不思饮食，倦怠少神，怔忡健忘，脾不化汁，心不化赤，是血虚而无经水，血虚则生内热，肌肉干瘦，如风之消物，故又名曰风消，其证难治，宜归脾汤主之。血虚则火盛无制，心乘肺金，金气不行，不能运布，水津留于胸中，津液尽化为痰，咳嗽不已，日久成癆，经所谓传为息贲，则不能治，谓喘息也。都气丸加人参、麦冬、枣仁、五味子、钟乳石治之，天王补心丹亦治之。保和丸、清燥救肺汤，亦可借治息贲，叶氏养胃汤加熟地、五味、云苓亦佳。

经血原委，已于四卷详言之，兹特就经闭大略，出其证治，化裁通变之用，则存乎其人而已。



未段所论生血之法，男女略同，治血证者，须切究之。

## 胎 气

妇人以血养胎，血或不足，或不和，于是有胎气诸证。此与本书血证不涉，然亦血分中事，不类而类，因并论以启人之悟。

孕妇胎中，止有水血二者而已，水即是气，故生产时，水衣先至，后下血衣，行经时亦先下浆水，后下鲜血。水者气之所化，气属阳，血属阴，水先乎血，是为阳先乎阴也。故行经也，必天癸之水至于胞中，而后冲任之血应之，亦至胞中，于是月事乃下。其受胎也，亦必天癸先交，而冲血后聚，故不曰男女媾血，而曰男女媾精。精者，水与血混合之名也。既成胎后，肾中之阳气，则化水以养胎，胃中之水谷，则取汁化血，从冲任两脉下注胞中以养胎。胎中水足则血不燥，胎中血足，制气不亢，水血调和，则胎孕无病。所以有病者，皆水与血不和之故。胎病多端，吾且斩断葛藤，但就水血二者立法，可以通一毕万矣。

恶阻者何也？胎中之水火，上逆入胃故也。冲任乃胞脉，皆上属于阳明。阳明之气，下行为顺，今因有胎，子宫收闭，冲气不得下泄，转而上逆，挟胞中之水，以干胃土，则为痰水上溢，因而呕吐。治宜调胃利痰，二陈汤加枳壳、砂仁、生姜、藿香治之，香砂六君子汤亦治之。水降则气降，胃得安而不呕吐矣。又或胞气上逆，上合阳明燥气而为火，亦致吐逆，呕苦呕酸，嗝气拒食，胎塞于下，气逆于上，多生火证。故世谓胎前不宜热药，以此之故。法宜清胃降火，小柴胡汤主之，麦门冬汤亦治之。

子呛者何也？胎中之水火，上干于肺故也。养胎全赖水与血二者，若水不足以濡血，则血燥；血不足以济水，则气热。燥热相合，是为胎火。胎火循冲脉而上，干犯肺金，则咳喘交作，两颊发赤，咽喉不利，气呛咳嗽，故名子呛。仲景麦门冬汤治之，时方玉女煎加五味子亦妙。方中牛膝，正取其降冲逆。半夏降冲逆，降水也。牛膝降冲逆，降火也。皆以坠胎之药安胎，用之得宜，正无畏缩。又有胎中之水，上泛为痰，冲肺作咳，以致子呛者，于法又宜去水。苏子降气汤、六君子汤加五味、炮姜、细辛治之。若是水火兼动，而致咳嗽，宜泻白散加杏仁、瓜蒌霜、白前、黄芩、枳壳、甘草，或葶苈大枣泻肺汤治之。但葶苈猛，不可多用。

孕妇少腹痛，仍分水分、血分两端。在水分者，膀胱之气不能化水，则子脏胀满，水不得泄，必见小便短涩，胀喘诸证。审是热结不行者，导赤散加山栀、防己以清之；审系寒结而阳气不化者，五苓散治之，取其水利，则少腹之痛自止。橘核丸加茯苓亦治之。在血分者，胞为肝肾所司，肝阳不达于胞中，则胞血凝滞而痛，四物汤加艾叶、香附、阿胶、茴香。肾阳不达于胞室，则胎冷痛，上连腰脊，四物汤加杜仲、故纸、台乌、艾叶。此名胞阻，谓胞中阴血与阳气阻隔也，重则用肾气丸，轻则用胶艾四物汤。

血与水皆阴也，水为先天阳气所化之阴液，血为后天胃气所化之阴汁。肾阴又转赖胃之水津而生，胃气又实藉肾之生阳而旺。今有肾中之生阳不足者，脉弦发热，愈胀而下坠，腹痛恶寒，子宫欲开，仲景用附子汤治之，保肾之阳，以扶胃气，此补阳法也。又有胃中之水津不足者，则子脏干燥，悲伤欲哭，象如神灵所凭，数欠伸。所以然者，以肾水不足，冲



血不足，无所润养。肾水在下，则为胞中之天癸，在上则为口中之津液。脏燥，则肺金不得津液之润养，故肺主悲伤。欠伸者，明系肾病。如神所凭者，血燥则心不化液，而神无守也。甘麦大枣汤，滋肾之阴，从冲任以输水于肾，而肾阴因藉以生，此补阴法也。视此二条，一切滋阴补阳之法，可以贯通。

胎漏，亦分水与血二证。下血者属血热，因其火甚，故逼血妄行，宜四物汤加阿胶、炒梔子、侧柏叶、黄芩。下水者，或如豆汁，下至升许，名曰孤浆，去水太多，则胎干枯，必倚而坠。水即气也，惟其气泄，足以水泄，黄芪、糯米浓煎，补而滋之；茅根、白术、人参、鹿角霜、桑螵蛸、白银，酒水煎服，亦佳。

再按：血统于脾而藏于肝，肝主疏漏，故漏血，治以归脾汤加柴胡、山梔、阿胶，于法尤合。水生于肾而制于肺，肺气不纳，故漏水。今观肺中虚寒，不能制下，则小便遗溺。可知肺气不纳，所以漏水之理矣。宜用白术、人参、海螵蛸、龙骨、牡蛎、百合、诃子、苕根、白银。

子淋者，小便淋沥，亦分水淋、血淋二者。水淋病在膀胱，胀闭涩滞，宜五淋散加木通、泽泻。血淋者，病在血室，阴中割痛，下滴血点，四物汤加苡蓉、茅根、藕节、条芩、赤苓、草梢。

子悬者，胎气上逼，悬塞心胸，亦分水分、血分二者。水分之病，由于气虚，水泛为痰，壅凑其胎，浊气上逆，脉必沉滑迟弱，六君子汤加枳壳、紫苏、腹皮、川芎、香附治之。血分之病，由于血虚，胎中厥阴肝经相火上僭，举胎上逼，宜小柴胡合四物汤，再加云苓、黄连、黄柏，六味丸加牛膝、麦冬以引之使下，亦高者抑之之义，毋畏牛膝之坠胎也。

又按：子悬之证，有孕七八月，产母

血虚，胎无所养，上行求食者，但用下降之药不能治也。宜大补其血，炙甘草汤去桂枝，加淮药、枣仁治之，圣愈汤加白术、云苓、甘草亦治之，甘麦大枣汤皆宜。又当美其饮食，用黄芪、人参、山药、白芷、芡实，猪蹄炖服，最佳。

子气者，水肿也。胞与膀胱，并域而居。胞宫为胎所站，侵逼膀胱，以致膀胱之水不能化行，亦由膀胱之气化，先有不足，故能为胎站，用五苓散主之。若是胎火乘肺，化源不清，以致便短水肿者，去桂枝，加知母、麦冬、黄芩、杏仁、防己治之。

子烦者，血虚也。血者心之所主，血足则心不烦。胎既耗血，胎中之火又上与心火相合，火扰其心，是以虚烦不能眠，酸枣仁汤治之，朱砂安神丸亦治之。

子眩者，气分之痰也。其证目眩头晕，皆由胎水上逆为痰之所致。二陈汤加紫苏、枳壳、杏仁、姜汁、竹沥治之。

子痫者，血分之风也。其证忽然昏冒，卒倒无知，手足抽掣，过时则醒，口噤反张。乃孕妇血虚，风邪入肝之所致，法宜补血祛风，四物汤加钩藤、防风、茯神、桑寄生、独活、羚羊角，逍遥散、小柴胡，皆可借治。

小便不通者，气不足也。气化则水能出，今小便点滴不通，是胞系下压其溺窍故也。究其所以压溺窍之故，则因肾气不足，不能举胎而上，此名转胞，宜肾气丸主之。又或胃气不足，不能升提其胎，补中益气汤主之。

大便不通者，血不足也。孕妇之血足则无病，血既不足，则供胎尤未能给，更何能分给诸脏，是以必现口渴、咳逆、发热、大便不通等证。治宜滋生其血，血足则大便自通。四物汤加杏仁、麻仁、苡蓉、菟丝子治之，逍遥散加麻仁、枳壳、



厚朴亦治之。

总而论之，胎气不和者，皆是水分之病，调水则气自和。胎火太旺者，皆是血分之病，调血则火自熄。能知水火血气之故，则治胎不难，治失血之证亦不难，即治杂证，更无所难。

此书为失血说法，其气一门，皆连类而及之者。然胎病之发，尤水火血气之显然者，能参透此条，则于水、火、血、气四字，自无隐匿之情。其他胎病，有未备录者，另有胎产之书可查。

## 卷六 失血兼见诸证

### 癆 瘵

癆瘵之证，咯血痰嗽，遗精泄泻，潮热盗汗，瘦削疲倦，梦与鬼交，或梦亡先，喜见人过，常怀忿怨，平旦病减，午后病增，发热心烦，口燥鼻干，脸红唇赤，骨蒸肺痿，咽痛失音。若泻不止，则不治矣。其原得于酒色损伤，以及失血之后，瘀血郁热，化生癆虫，蚀人脏腑之精血，变生诸般怪证。病人死后，虫气传染家人，名曰传尸，又名尸疰，谓其自上注下，见证与前死之人相似故也。辨虫之法，或腹中有块，或脑后两边有小结核，或用乳香熏手背，以帛覆手心，良久手上出毛长寸许。白黄者可治，红者稍难，青黑者死。若熏手无毛，非癆虫证也。又或用真安息香，烧烟吸之，不嗽者非传尸，烟人即嗽，真传尸也。癆虫之形，或似蜚螂，或似红丝马尾，或似蛤蟆猬鼠，或似鞠面，或有足无头，或有头无足，或化精血归于元气之内。若传至三人者，其虫灵怪不可治。凡用药治虫，勿令病者知之，恐虫觉悟，难取效也。

夫癆虫何由而生哉？木必先腐，而后虫生之。人身亦必先有瘀血，虚热郁蒸，乃生癆虫。虫者，风木之气所化。人身肝主风，木又主藏血，肝脏之血，若有瘀积，是犹木之先腐也，于是肝脏之风气，郁遏蒸煽，将瘀血化生为虫。既化为虫，即从虫治之，宜天灵盖散治之。然天灵盖

不易得，且不宜用，可用虎头骨代，或金蟾丸亦可。余每用干漆、明雄、川椒、楝根皮、白颈蚯蚓，升麻、郁金，共为末，白汤五更时服，其虫不吐即下。又固取于杀虫，而尤在干漆、郁金兼治瘀血，以癆虫是瘀血所化，杀虫是治其标，去瘀是治其本也。诸书但言杀虫，而不知虫之所自生，宜乎未得其治也。吾为指出，癆虫是瘀血所化，治瘀血是治其本也。《辨证录》用移尸灭怪汤，治癆虫传尸，方以去瘀为主，故效。

癆虫之生，由瘀血所化，而癆虫既生，蚀人精血，人之正气，日以消耗，不治其虚，但杀其虫，病终不能愈也。月华丸主之，又取补虚，而去瘀杀虫兼施，其治乃万全之策。鳊鱼肉常食亦佳，或鳊鱼骨、鳖甲、知母、山茱萸、柴胡、当归、青黛、桃枭为丸，人参汤下，亦攻补兼行之术。

又凡湿热积痰，皆能生虫，与小儿疳虫无异，用金蟾丸即愈。不比血化之虫，灵怪难治也。

既杀虫后，但当滋补其虚。阴虚者十居八九，琼玉膏主之，加黄柏、知母、紫河车更佳。阳虚者十之二三，六君子汤主之。

### 咳 嗽

杂病咳嗽，另有方书可查，未及备论。兹所论者，虚癆失血之咳嗽也。失血



家十有九咳，所以然者，肺为华盖，肺中常有津液，则肺叶腴润，覆垂向下，将气敛抑，使其气下行。气下则津液随之而降，是以水津四布，水道通调，肝气不逆，肾气不浮，自无咳嗽之病矣。血者火化之阴汁，津者气化之水液，二者本相济相养，水不济火则血伤，血不养气则水竭。水竭则津不润，肺血伤则火来克金，金被火克，不能行其制节，于是在下之气，始得逆上。气既逆上，则水津不能随气下布，凝结为痰，在下之水邪，又得随气而升泛为水饮，皆致咳嗽。吾于咳血门已详论之，兹复条列如下，以便查核。

一、肺脏津虚，火气乘之，致成燥咳。气呛痰涩，或带血丝，久成肺痿，清燥救肺汤治之。

一、痰火凝结，咳逆发渴，喉中痰滞者，由于津液不散，阻塞气道，治宜清利其痰，滋养其津，紫菀散主之。

一、水饮冲肺，咳逆倚息不得卧者，由于失血之人，肝经风火太盛，激动其水，上冲肺。卧则肺叶张，水饮愈冲，是以不得卧息，葶苈大枣泻肺汤治之。吾每用二陈汤治饮，加苏子、柴胡、白芥子、黄芩、石膏、杏仁、荆芥、薄荷、枇杷叶，风火兼治尤效。此与杂病咳嗽因寒动水者有异。因寒动水，以致水饮冲肺者，宜小青龙及真武汤。血证咳嗽，多是内动风火，激水而上，青龙、真武等又其所忌，医者辨之。

夫虚癆咳嗽，原于火克金，水乘肺，而切究其故，则病皆在于胃。胃为水谷之海，化生津血，血不足则火旺，津不生则肺燥，水气不化，则饮邪上干。治胃火，宜白虎汤加生地、百合、五味子，或玉女煎。治胃痰，宜滚痰丸，指迷茯苓丸；轻者用豁痰丸。治胃中水饮，宜二陈汤加苏子、白芥子、防己、枳壳、杏仁、生姜。

若水饮挟火者，加柴胡、黄芩、当归、白芍。

《内经》云：五脏六腑皆有咳嗽，而无不聚于胃，关于肺。上条分肺胃，治已详。兹有一方，可以统治肺胃者，则莫如小柴胡汤。肺火盛，加麦冬。心火盛，加黄连、当归。肝火盛，加当归、胡黄连。黄昏咳嗽，为火浮于肺，加五味子、五味子以敛之。五更咳嗽，为食积之火，至寅时流入肺经，加莱菔子。痰凝气滞者，加瓜蒌霜、旋覆花、杏仁、桔梗、射干、川贝母。水饮上冲者，加葶苈子、桑白皮、细辛、五味子。有寒加干姜、云茯苓。若兼外感，发热恶寒，鼻塞头痛而咳嗽者，宜小柴胡汤加荆芥、紫苏、杏仁、薄荷。盖小柴胡能通水津，散郁火，升清降浊，左宜右有，加减合法，则曲尽其妙。

又有痰血作咳，其证咳逆倚息而不能卧，与水饮冲肺之证相似。盖人身气道，不可有塞滞。内有瘀血，则阻碍气道，不得升降，是以壅而为咳。气壅则水壅，气即是水故也。水壅即为痰饮，痰饮为瘀血所阻，则益冲犯肺经，坐立则肺覆，瘀血亦下坠，其气道尚无大碍，故咳亦不甚。卧则瘀血翻转，更为阻塞，肺叶又张，愈难敛戢，是以倚息不得卧也。若仍照水饮冲肺，用葶苈大枣汤，是得治饮之法，而未得治瘀之法矣。须知痰水之壅，由瘀血使然，但去瘀血，则痰水自消，宜代抵当丸加云茯苓、法半夏，轻则用血府逐瘀汤，加葶苈、苏子。又有咳嗽侧卧一边，翻身则咳益甚者，诸书皆言侧卧一边，乃失血咳嗽不治之证，而不知仍是瘀血为病。盖瘀血偏著一边，以一边气道通，一边气道塞，气道通之半边，可以侧卧，气道塞之半边，侧卧则更闭塞，是以翻身则愈加咳逆也，宜血府逐瘀汤加杏仁、五味子主之。侧卧左边者，以左边有瘀血，故



不得右卧也。右卧则瘀血翻动，愈加壅塞，宜加青皮、鳖甲、莪术，以去左边之瘀血。侧卧右边者，以右边有瘀血，故不得左卧也，宜加郁金、桑皮、姜黄，以去右边之瘀血。凡此瘀血咳嗽之证，诸书少言及者，朱丹溪略引其端，亦未申明。吾于临证有悟，不惜大声疾呼者，正欲起死人而肉白骨，岂敢秘而不传哉？

又有冲气咳逆者，以冲脉起于血海，循行而上雨于阳明。血海受伤，则冲脉气逆，上合阳明，而为火逆燥咳之证，麦门冬汤主之，玉女煎亦主之。二方皆从阳明以抑冲气之颠，使不逆也。

又有冲气挟肝经相火，上乘肺金者，其证目眩口苦，呛咳数十声不止，咳牵小腹作痛，发热颊赤，宜四物汤合左金丸，再加人尿、猪胆汁、牡蛎、五味治之。盖血室为肝之所司，冲脉起于血室，故肝经之火，得缘冲气而上，小柴胡汤加五味子、青皮、龙骨、牡蛎、丹皮、地骨皮亦治之，重者加胡黄连。

冲脉本属肝经，然其标在阳明，而其根则在于肾。盖冲脉起胞中，而肾气即寄在胞中，肾中之气上于肺而为呼吸，亦借冲脉之路，以上循入肺，是以脐旁冲脉之穴，谓之气冲。《内经》又明言冲为气冲。冲脉之与肾经交合者如是。是以冲脉每挟肾中之虚火，上逆而咳，喘促咽干，两颧发赤，宜猪苓汤加五味子、知母、牛膝、黄柏、熟地、龟板，或麦味地黄汤以安之，三才汤加铁落以镇之，或大补阴丸合磁朱丸，加五味以吸冲气，使归于肾，则不咳逆矣。又有胞中之水内动，冲气挟水上逆而咳者，其证上热下寒，龙雷火升，面赤浮肿，头晕咽痛，发热心悸，大便反滑，腰痛遗溺，桂苓甘草五味汤治之，肾气丸亦治之。参看吐血咳血门更详。

咳嗽之病，其标在肺，其本在肾。血

家咳嗽，尤多生于肾虚。肾者气之根也，肾经阴虚则阳无所附，气不归根，故浮喘咳逆，宜三才汤加五味子、沉香。陈修园用二加龙骨牡蛎汤加阿胶、麦冬、五味子，其附子须少用，只作引导耳。余每用知柏地黄汤，少加五味子、肉桂以为报使，常服都气丸亦佳。又有肾经阳虚，不能化水，腰痛便短，气喘咳逆者，肾气丸加五味治之。更有肾水上泛，脾土不制，而为水饮咳嗽者，乃属五饮杂病，非失血家应有之证。自有各书可查，兹不赘及。

## 发 热

吐血家脉静身凉，不药可愈，以阴虽亏而阳犹不亢，阴与阳尚得其和，故易愈也。或身有微热，皮毛似汗，此为阳来求阴，水来就血，亦可自愈。所谓发热者，与身有微热不同。

失血家阳气郁于血分之中，则身热郁冒，但头汗出。身热者，火闭于内，而不得达于外故也。但头汗出者，火性炎上，外有所束，则火不能四达，故愈炎上，而头汗也。治法宜解其郁，使遍身微汗，则气达于外，而阳不乘阴，热止血亦治矣。如此盛暑遏热，得汗而解，小柴胡汤主之。

又有瘀血发热者，瘀血在肌肉，则翕翕发热，证象白虎，口渴心烦，肢体刺痛，宜当归补血汤合甲己化土汤，加桃仁、红花、柴胡、防风、知母、石膏，血府逐瘀汤亦治之。瘀血在肌腠，则寒热往来，以肌腠为半表半里，内阴外阳，互相胜复也，宜小柴胡汤加当归、白芍、丹皮、桃仁、荆芥、红花治之，桃奴散加黄芩、柴胡亦治之。瘀血在腑，则血室主之，证见日晡潮热，昼日明了，暮则谵语，以冲为血海，其脉雨于阳明，故有阳



明燥热之证，桃仁承气汤治之，小柴胡汤加桃仁、丹皮、白芍亦治之。瘀血在脏，则肝主之，以肝司血故也。证见骨蒸癆热，手足心烧，眼目青黑，毛发摧折，世以为难治之证，而不知热血在肝脏使然，宜柴胡清骨散加桃仁、琥珀、干漆、丹皮治之。

以上所论，皆属血家发热之实证也。又有发热之虚证，分血虚、水虚两类，另条如下。

血虚者，发热汗出，以血不配气，则气盛而外泄也。或夜则发热，以夜主血分故也。或寅卯时即发热，以寅卯属少阳，肝血既虚，则少阳之相火当寅卯旺时而发热，地骨皮散加柴胡、青蒿、胡黄连、云茯苓、甘草治之。又或胞中之火，因血不足，上合阳明燥气，日晡潮热者，犀角地黄汤治之。

水虚者，水为气之所化，水津不足，则气热，皮毛枯燥，口咽生疮，遗精淋秘，午后发热，大补阴丸以补水济火，或清燥救肺汤，从肺胃以生水津，水足以濡血，则阳气不亢，燥热自除。五蒸汤亦统治之。

复有阴虚于内，阳浮于外，而发热者，须大补其阴，而复纳其阳。故产后发热，用四物汤加黑姜，失血发热亦可用之。火重者，再加芩、连。若肾阴不足，真阳外浮，发热喘促者，是为阴不恋阳，阳不入阴，宜从阴引阳，用二加龙骨汤加五味子、麦门冬、阿胶，或三才汤加盐炒肉桂（少许）、桑叶、云苓、白芍、冬虫夏草、山茱萸、牛膝、五味子、知母、沉香、龟板。此外又有食积发热者，手足心腹热，胸满嘔呃，大便不调，日晡及夜发烦，宜枳壳、厚朴、大黄消去之，则不壅热矣。勿谓虚人无实证也。

## 厥 冷

杂病四肢厥冷，为脾肾阳虚，不能达于四末，四逆汤主之。若失血之人，而亦间有发厥者，则多是热邪内陷，伏匿在里，外见假寒，身如冷水，目昏神暗，脉伏不见；或冷一阵，反而发热；或厥数日，反发热数日。其厥多热少者，是阳极似阴，热之至也。厥少热深者，是伏热犹得发泄，热尚浅也。此即《伤寒论·厥阴篇》所谓“热深厥亦深，热微厥亦微”是矣。盖厥阴肝经，内寄胆火，病则火伏阴中而为厥，火出阳分则反热。发热固是火甚，发厥则火伏于内，而更盛矣。先宜治其伏火，使火得发，转厥为热，次乃更清其热，斯可愈耳。若误认为杂病发厥，而用热药，是促其命也。其辨法：杂病之厥，吐利不止，脉脱气微，有寒无热。伏火之厥，则厥后微露热形，口不和，便不溏，小便不清，心中疼热，烦躁不宁，恶明喜暗，渴欲得饮，吐衄随厥而发，皆现真热假寒之象。先以清化汤合升降散，攻其伏热，或当归芦荟丸攻之。次以五蒸汤清之。厥止热不退者，再用大补阴丸、地黄汤以滋阴。发厥之证，又有寒闭于外，而火不得发者，用仲景四逆散加荆芥、黄连、枯芩。审其阳陷于内而不出者，白头翁汤以清达之，升阳散火汤以温发之。二方酌宜而行。

血家发热，固多是真热假寒，然亦有真寒者。去血太多，气随血泄，以致中气虚而不旺，元气损而不足，四肢厥冷，不思饮食，大便溏泻，此乃虚则生寒之证，法宜温补，十全大补汤、参附汤、养荣汤，随宜用之。



## 寒 热

发热恶寒，多是外感伤其荣卫，伤荣则寒，伤卫则热，平人治法，须用麻桂发散。失血皆阴血大亏，不可再汗，以耗其气分之水液，只可用小柴胡汤加荆芥、防风、紫苏、杏仁、薄荷、前胡、葛根等，以和散之，免犯仲景血家忌汗之戒也。若不关外感，系本身荣卫不和，发为寒热，似疟非疟者，不可作疟治之，只用小柴胡，或逍遥散，和其荣卫而愈。又有瘀血作寒热者，其身必有刺痛之处，血府逐瘀汤治之。此与杂病寒热有异，医者须知。

## 出 汗

汗者，气分之水也。血虚则气热，故蒸发其水，而出为汗。但头汗出，身不得汗者，乃阳气内郁，冒于下而为汗，以小柴胡汤解其郁，则通身得汗而愈。蒸蒸汗出者，乃血虚气盛，沸溢为汗，宜用白虎汤加当归、蒲黄、蝉蜕治之。手足濈濈汗出者，以胃中或有瘀血食积，四肢为中州之应，火热中结，故应手足汗出也，宜玉烛散加枳壳、厚朴以攻之，结去而汗自止矣。睡中盗汗者，睡则气归血分，血不足则气无所归，故气泄而汗出，宜当归六黄汤治之，或地骨皮散加枣仁、知母、茯苓、五味子、黄芪、黄柏。

以上所论，皆失血家阴血内虚，阳气遏发之病。亦有阴阳两虚，自汗盗汗者，宜归脾汤加麦冬、五味子，或当归六黄汤加附子。

又有大汗亡阳者，在杂病，亡阳则单属阳虚，失血家大汗亡阳则兼是阴虚，阳无所附，非大剂参附汤，不能回阳，继用独参汤养之而愈。

此论血家出汗，与杂证出汗有别。参看汗血发热门更详。

## 发 渴

血虚则发渴，有瘀血则发渴，水虚亦发渴。

血虚发渴者，血为阴，气为阳，血少则气多，阳亢无阴汁以濡之，故欲饮水也。法宜补血，血足则气不热矣。圣愈汤加天冬、花粉治之，或当归补血汤加花粉、苕麻根、玉竹、麦冬。

瘀血发渴者，以津液之生，其根出于肾水。水与血交会转运，皆在胞中。胞中有瘀血，则气为血阻，不得上升，水津因不能随气上布。但去下焦之瘀，则水津上布，而渴自止。小柴胡加丹皮、桃仁治之，血府逐瘀汤亦治之。挟热蓄血者，桃仁承气汤治之。挟寒瘀滞者，温经汤治之。

水虚发渴者，以肺胃之水津不足，是以引火自救。水津虽由水谷所化，而其气实发源于肾中。肾中天癸之水，至于胞中，循气冲，随呼吸而上于肺部，肺金司之，布达其气，是以水津四布，口舌胃咽，皆有津液而不渴也。若肾中之水不足，则不能升达上焦，是以渴欲引水。宜启下焦之阴，以滋津液，地黄汤加人参、麦冬、诃子，或左归饮加儿茶、人参、玉竹，三才汤加知母治之。夫水津虽生于肾，实布于肺。又有肾中之水津本足，而肺金郁滞，不能散布，以致水结为痰，咽干口渴，宜小柴胡汤通上焦之滞，使肺气通调，则水津四布矣。又曰：津液虽生于肾，布于肺，而实赖胃中之水谷以滋其化源。胃中燥结则津不生，三一承气汤治之。胃中蕴热则津不生，玉泉散治之。胃经肌热则津液被灼，人参白虎汤治之。胃



中虚热则津不生，麦冬养荣汤治之。

上分三条，皆失血多有之证，与杂病消渴，水停不化，津气不升者不同，参看可也。水停不化，当用五苓、真武等汤。

## 心 烦

烦者，心不安也。心为火脏，化生血液，转赖血液以养其火，故心字篆文，即是倒火，火降则心宁也。失血家亡血过多，心火失其滋养，故多发烦。火太甚者，舌上黑苔，夜不能寐，黄连阿胶汤主之。心中懊恼者，以火不得宣，故郁而不乐也，宜栀子豉汤加连翘、桔梗、大力、生地、远志、黄连、草梢治之。若火不甚，而血太虚者，心中了戾不得，是为虚烦，归脾汤加朱砂、麦冬、炒栀子治之，逍遥散加龙骨、枣仁亦治之。仲景酸枣仁汤，尤为治烦要药。若烦而兼躁，手足妄动，此为虚中挟实，内有燥屎，必见二便不调，发热口渴，脉数有力等证。在伤寒为承气证，在失血家，须兼顾其虚，宜玉烛散，或用玉女煎加元明粉。烦躁之极，循衣摸床，小便利者，阴尚未尽，尤可救一二；小便不利，死不治矣。此与阴躁不同，阴躁不烦而但躁，且必现阴寒可据之证，须细辨之。

又有产后血虚，心烦短气者，虽同是心烦，然产血下行，气多虚脱，其血之虚，皆由于气虚，故心烦而必兼短气，宜归脾汤、当归补血汤、养荣汤等，以补气者生血，而心烦自愈。至吐血家，则其气上逆，多是气实血虚，证见心烦，犹血不养心之甚者也。若再补其气，则气益甚而血益虚，心愈不得其安矣。治宜补血清火，朱砂安神丸治之。须参看卧寐、怔忡、惊悸门。

## 卧 寐 附：梦寐

卧者，身着席，头就枕之谓也。寐者，神返舍，息归根之谓也。不得卧寐之证，杂病尤少，失血家往往有之。

不得卧有二证：一是胃病，一是肺病。

胃病不得卧者，阴虚则邪并于阳，烦躁不卧，此与《伤寒论·阳明篇》微热喘冒，不得卧者，为胃有燥屎之义同，三一承气汤治之。若无燥结，但系烦热者，竹叶石膏汤、白虎汤治之。兼理血分，则宜用玉烛散、玉女煎。又有胃中宿食，胀闷不得卧者，越鞠丸加山楂、麦芽、莱菔子。盖阳明主合，和其胃气，使得还其主合之令，斯能卧矣。

肺病不得卧者，肺为华盖，立则叶垂，卧则叶张，水饮冲肺，面目浮肿，咳逆倚息，卧则肺叶举而气益上，故咳而不得卧，葶苈大枣泻肺汤攻去其水，则得卧矣。或二陈汤加干姜、细辛、五味子，温利水饮亦可。若是火逆之气，挟痰上冲者，则又宜水火兼泻。痰甚者，消化丸主之。火甚者，滚痰丸主之。平剂则宜二陈汤加柴胡、瓜蒌、黄芩、旋覆花、杏仁、姜汁、竹沥，保和汤亦治之。若无痰饮，但是火气上冲者，其人昼日不咳，卧则咳逆，气不得息，乃肺痿叶焦，卧则肺叶翘举，气随上冲，咳呛不已，宜清燥救肺汤加生地黄、瓜蒌根、百合、五味子以敛之，再加钟乳石以镇降之。且肺之津生于肾中，如肾水不能上济上焦，冲气逆上，咳不得卧者，当从肾治之，六味丸加参麦散，再加牛膝以引气下行，加磁石以吸金气，使归于根。

不寐之证有二：一是心病，一是肝病。



心病不寐者，心藏神，血虚火妄动则神不安，烦而不寐，仲景黄连阿胶汤主之。阴虚痰扰，神不安者，猪苓汤治之。一清火，一利水。盖以心神不安，非痰即火。余每用朱砂安神丸加茯苓、琥珀，或用天主补心丹。

肝病不寐者，肝藏魂，人寤则魂游于目，寐则魂返于肝。若阳浮于外，魂不入肝则不寐。其证并不烦躁，清睡而不得寐，宜敛其阳魂，使入于肝，二加龙骨汤加五味子、枣仁、阿胶治之。又或肝经有痰，扰其魂而不得寐者，温胆汤加枣仁治之。肝经有火，多梦难寐者，酸枣仁汤治之；或滑氏补肝散，去独活，加巴戟；四物汤加法夏，枣仁、冬虫夏草、龙骨、夜合皮，亦佳。

又按：魂虽藏于肝，于昼游于目，目在面部，乃肺胃之所司，肺胃之气，扰而不静，亦能格魂于外，使不得返也。宜生地、百合、麦冬、知母、枳壳、五味子、白芍、甘草、枣仁、天花粉、茯苓治之；人参清肺汤亦治之。又有虚悸恐怖不寐之证，仁熟散治之。思虑终夜不寐者，归脾汤加五味治之。须参看怔忡烦悸门。

又有昏沉多睡之证，在杂病为邪入阴分，在失血虚癆，乃血脱之后，元气不支，是以昏睡。如汗出气喘，危急之候也，参附汤救之。寤属阳，故不寤为阳虚，人参养荣汤亦治之。若身体沉重，倦怠嗜卧者，乃脾经有湿，平胃散加猪苓、泽泻治之，六君子汤加防己、薏苡仁，补中益气汤亦治之。此论多睡，多是阳虚。然亦有胆经火甚，而多昏睡者，龙胆泻肝汤治之。

梦乃魂魄役物，恍有所见之故也。魂为病，则梦女子、花草、神仙、欢喜之事，酸枣仁汤治之。魄为病，则梦惊怪、鬼物、争斗之事，人参清肺汤加琥珀治

之。梦中所见，即是魂魄，魂善魄恶，故魂梦多善，魄梦多恶。然魂魄之所主者，神也。故安神为治梦要诀，益气安神汤治之。又有癆虫生梦，照癆虫法治之。又有梦而遗精，详遗精门。

再按：睡而恶明喜暗者，火邪也。侧卧不得转身者，少阳之枢机不利也。侧卧一边者，详咳嗽门。

## 喘 息

人不喘息，则气平静，血何由随之吐出战？故失血家，未有不喘息者，有实喘，有虚喘。实喘之证有二：一是郁闭，一是奔迫。郁闭者，气不达于外，而壅郁于内也。失血家阳来乘阴，此证为多。伤寒喘息者，用麻桂发之。血家忌汗，又忌升发以动其血，与伤寒开郁闭之法不同，宜小柴胡汤加杏仁，以枢外达，使腠理通，荣卫和，斯达气于外，不壅于内而为喘矣。如果有外感闭束，不得不疏解者，宜香苏饮加杏仁、桔梗、甘草，或《千金》麦门冬汤，借麻黄以解外，而兼用清里之药，不致过汗亡阴，乃为调剂得宜。奔迫者，上气喘息，由于气盛于下，而逆于上，失血家火盛逼血，往往其气粗贲，宜大泻其火，火平则气平，用厚朴、枳实、大黄，使地道通，气下泻，则不上逆矣。若内有瘀血，气道阻塞，不得升降而喘者，亦宜上三味，加当归、白芍、桃仁、丹皮治之。若是痰气阻塞者，清化丸主之。若小便闭者，下窍塞，故上窍壅也，宜五淋散加防己、杏仁、桑白皮、葶苈子。

虚喘亦有二证：一是肺虚，一是肾虚。肺虚作喘者，以肺居上焦，制节五脏，开窍于鼻，以通外气，以敛内气。血虚则火盛津伤，肺叶痿而不下垂，故气不



得降，喘息鼻张，甚则鼻敞若无关闑，乃肺痿之重证也。生津补肺，宜清燥救肺汤；兼治郁火痰滞者，宜保和汤，或太平丸。吾谓肺叶下坠，宜兼用镇敛之法，三才汤合生脉散，再加百合、五倍子、白芨、花粉、杏仁、川贝母、钟乳石治之。又有喘息由于鼻塞不通者，以肺中之火郁闭鼻管，故气并于口而为喘也。太平丸加麝香，即是上通鼻窍之妙药。与伤寒鼻塞有异，毋误治也。

肾虚喘息者，以气之根原于肾，失血家，火甚水枯，不能化气，是以气短而喘，咳逆喘息，颊赤咽干，宜大补阴丸加牛膝、五味以潜降之。若是阴虚，阳无所附，气不归根者，地黄汤合生脉散，加磁石、牛膝、沉香，以滋纳之。若小水不化，兼腰痛者，乃是肾中之阳，不能化气，宜肾气丸治之，参附汤加五味、茯苓亦可。

上系肺肾分治之法，如欲兼而治之，即从诸方化裁可也。此外如苏子降气汤、四磨汤，皆肺肾兼治，但未能照顾血证，用者须知加减。

又曰：中宫虚则气少，人参主之；中宫实则气粗，大黄主之。

## 呃 嘔

久病闻呃为胃绝，须审脉证断之，不得但据呃逆，遂断其死也。失血家气不顺利，多有呃逆。新病形实者，为伏热攻发，火性炎上，气逆而呃，清热导气，宜三物汤，或柴胡梅连散加枳壳、槟榔。若膈间有痰闭滞者，宜滚痰丸、指迷茯苓丸。又有瘀血阻滞而发呃者，必见刺痛逆满之证，大柴胡汤加桃仁、丹皮、苏木治之，血府逐瘀汤亦治之。若久病发呃，形虚气弱者，为胃中空虚，客气动膈。所谓

客，即痰、火、气也。治痰气宜旋覆代赭石汤，或二陈汤加丁香、枳壳。治火气，宜玉女煎加旋覆花、赭石、柿蒂，或用梅连散加柿蒂、枳壳、五味子。俗治呃逆但用丁香、柿蒂，丁香性温降痰，柿蒂性寒清火，二物骑墙之见，故多不效，须分寒热用之。

嘔者，吐气也。血家气盛，此证最多。其治法与呃逆同。惟有伤食，胃中壅塞而发嘔者，宜越鞠丸加旋覆花、枳壳、莱菔子。

以上皆治胃之法。而心气不舒，亦有发呃嘔者，常见人有抑郁，心气不畅，则胸中喉间常如有物哽塞，时发呃呃，不得快利，治法当清其心，调其气，宜二陈汤加黄连、连翘、牛蒡子、桔梗、瓜蒌霜、当归、川贝母治之。余详痰饮门。

## 痰 饮

痰饮之证，已详于咳血、咯血、咳嗽诸条。兹因失血诸人，无不兼痰饮者，故更言之，不惮烦复。

痰饮者，水之所聚也。人身饮食之水，由口入，由膀胱出，肺气布散之，脾气渗利之，肾气蒸化之，是以泻而不留也。此水不留，则无饮邪矣。人身津液之水，生于肾中，寄居胞室，随气而上，布于肺经，是为津液。津液散布，则不凝结而为痰矣。

上焦血虚火盛，则炼结津液，凝聚成痰。肺为之枯，咳逆发热，稠粘滞塞，此由血虚不能养心，则心火亢甚，克制肺金，津液不得散布，因凝结而为痰也，豁痰丸治之；二陈汤加黄连、黄芩、柴胡、瓜蒌霜亦治之。玉女煎加茯苓、白前、旋覆花，或保和丸以滋肺。胃为燥土，燥气甚则津结为痰，指迷茯苓丸主之；顽痰壅



塞者，滚痰丸治之。

痰粘喉中哽塞不下者，名梅核气证。仲景用七气汤，理气除痰。血家病此，多兼郁火，宜指迷茯苓丸加甘草、桔梗、紫苏、香附、旋覆花、薄荷、射干、瓜蒌霜、牛蒡。余按：咽中乃少阴脉所绕，心经火甚，往往结聚成痰，发为梅核，宜甘桔汤加射干、山栀子、茯神、连翘、薄荷，再用半夏一大枚切片，醋煮三沸，去半夏，入麝香少许，冲前药服。又冲脉亦挟咽中，若是冲气上逆，壅于咽中而为梅核，必见颊赤气喘等证。审其挟水饮而上者，桂苓甘草五味汤治之。审其挟痰火而上者，猪苓汤加梅粉、瓜蒌霜、旋覆花治之。

夫痰为津液所凝，而津液之生原于肾。下焦血虚气热，津液不升，火沸为痰，猪苓汤、地黄汤加川贝母、五味子、麦冬、旋覆花、款冬花、海蛤粉、牛膝、白前、龙骨、牡蛎、黄柏、知母等药。

饮由水气停蓄，其责在于膀胱。若膀胱之水，因寒上泛，胸腹漉漉有声，喉中潮响，咳嗽哮喘等，此为土不治水，肺受其急，通用二陈汤治之，六君子汤、真武汤、小青龙汤治之。

按：失血之人，由于阴虚火旺，少病寒饮者。即或咳吐涎水，审其脉滑数，心烦热者，仍是火盛水溢。火逆之至，是以水逆之甚也。其治法清水泻火，兼而行之，宜葶苈大枣泻肺汤、消化丸，及二陈汤加芩、连、柴胡、白前根。参看咳嗽诸条乃详。

## 痞 满 积聚、癥瘕

心下为阳明之部分，乃心火宣布其化之地。君火之气，化血下行，随冲脉以藏于肝，即从心下而起。肾水之阳，化气上

行，随冲脉以交于肺，由肺散布以达肌肤，亦从心下而出。盖此地为阳明中土，乃水火血气，上下往来之都会也。火降血下，气升水布，则此地廓然。设若火不降，则血不下，而滞于此矣。设若气不布，则水不散，而结于此矣。观《伤寒论》治心下痞满之证，用泻心汤以泻火，用十枣汤以泻水，甘草泻心汤、生姜泻心汤水火兼泻，五苓散解水结，柴胡汤解火结，可知此地须水升火降，斯为既济之形。设上火下水，阻于中宫，遂成天地否象，故名曰痞。血家火浮于上，与水不交，往往见痞满之象。审系火气不得下降者，泻心汤治之；或加生附子以开其痞。审系膀胱水中之阳，逆于心下不得外出者，以小柴胡汤转其枢机，而水火皆通达矣。如水火交结，轻者为结胸，小陷胸汤主之；重者为陷胸，大陷胸汤主之。若单是水气结聚者，二陈汤、枳术丸治之。今医但知停食痞满，而不知痞满之证，不一而足。此外尚有胸痹等证，皆未论列。兹所论者，乃失血家间有之证也。凡遇以上诸证，再能酌加当归、地黄、川芎、赤芍、丹皮等，以照顾血证，斯为面面俱到。

又有积聚之证，或横亘心下，或盘踞腹中，此非凝痰，即是里血，通以化滞丸主之。凝痰用清茶送下，里血用醋酒送下，无论脐上脐下，左右兼治。又凡在脐下，多是血积，抵当丸治之。

又有癥瘕见于脐下，或见或没为瘕，常见不没为癥。癥宜膈下逐瘀汤、抵当丸。瘕宜橘核丸。

按：痞满者，胸膈间病。积聚者，大腹之病。癥瘕者，下焦之病。统以真人化铁汤加吴萸治之，统以逍遥散和之。另详瘀血门。



## 肿 胀

肿胀者，水病也，气病也。失血家往往水肿、气肿，抑又何哉？盖以血之与气，水之与火，互相倚伏，是二是一，并于《水火血气论》及调经、去痰诸条已言之。兹复不惮烦劳，曰：气即水也，血中有气即有水，故肌肉中有汗，口鼻中有津，胞中有水，是水与血，原并行不悖。失血家，其血既病，则亦累及于水。水蓄胞中，则为尿结；水淫脾胃，则为胀满；水浸皮肤，则为水肿。治法：皮肤水肿者，宜从肺治之，以肺主皮毛故也。肺为水之上原，肺气行则水行，宜泻白散加杏仁、桔梗、紫苏、茯苓，五皮饮亦治之。大腹胀满者，宜从脾治之，补土利水，则水行而土敦，胃苓汤主之，六君子汤加苡仁、防己亦主之。胸中水结，小腹胀满者，五苓散治之，猪苓汤亦治之。诸水又皆肾之所主，肾气化则上下内外之水治化，宜六味地黄丸。

以上所举之方，皆平剂也。医者又须审别阴阳，随加寒热之品，乃能奏效。审其口渴溺赤，喜凉脉数者，为阳水，则知、柏、苓、连、山栀、石膏、天冬、麦冬可加入。审其口和溺清，喜热脉濡，为阴水，则桂、附、干姜、吴萸、细辛可加入。失血家阳水居多，阴水最少，医者须临时细审。

又有瘀血流注，亦发肿胀者，乃血变成水之证。此如女子胞水之变血，男子胞血之变精，疮科血积之变脓也。血既变水，即从水治之。宜照上所举诸方，分寒热加减，再加琥珀、三七、当归、川芎、桃奴、蒲黄，以兼理其血，斯水与血源流俱治矣。古称妇人错经而肿者，为水化为血，名曰水分。经水闭绝而肿者，为血化

为水，名曰血分。其实治法，总宜从水治之，方证加减，举不外此也。观于妇人水分、血分之说，则知血家所以多肿胀者，亦是水分、血分之病也。此与杂证水肿有别，勿妄用舟车丸及消水圣愈汤等。另详血臌门。

## 怔 忡

俗名心跳。心为火脏，无血以养之，则火气冲动，是以心跳，安神丸清之，归脾汤加麦冬、五味子以补之。凡思虑过度，及失血家去血过多者，乃有此虚证。否则多挟痰瘀，宜细辨之。

心中有痰者，痰入心中，阻其心气，是以心跳动不安，宜指迷茯苓丸加远志、菖蒲、黄连、川贝母、枣仁、当归治之，朱砂安神丸加龙骨、远志、金箔、牛黄、麝香治之。

又有胃火强梁，上攻于心而跳跃者，其心下如筑墙然，听之有声，以手按其心下，复有气来抵拒，此为心下有动气，治宜大泻心胃之火，火平则气平也，泻心汤主之；或玉女煎加枳壳、厚朴、代赭石、旋覆花以降之，再加郁金、莪术以攻之，使血、气、火三者皆平，自不强梁矣。

## 惊 悸

悸者，惧怯之谓。心为君火，君火宣明则不忧不惧，何悸之有？心火不足，则气虚而悸。血不养心，则神浮而悸。仲景建中汤治心气虚悸，炙甘草汤治心血不足而悸。今则以养荣汤代建中，以归脾汤代炙甘草，一治气虚，一治血虚。又有饮邪上干，水气凌心，火畏水克而悸者，苓桂术甘汤治之。失血家多是气血虚悸，水气凌心者绝少。又曰：正虚者，邪必凑之。

凡是怔忡惊悸，健忘恍惚，一切多是痰火沃心，扰其神明所致，统用金箔镇心丸主之。

惊者，猝然恐惕之谓。肝与胆连，司相火。君火虚则悸，相火虚则惊。盖人之胆壮则不惊，胆气不壮，故发惊惕，桂枝龙骨牡蛎甘草汤治之。恐惧不敢独卧者，虚之甚也，仁熟散治之。又凡胆经有痰，则胆火上越，此胆气不得内守，所以惊也。温胆汤加龙骨、牛黄、枣仁、琥珀、柴胡、白芍治之。复有阳明火盛，恶闻人声，闻木音则惊者，此《内经》所谓气并于阳，故发惊狂者也。乃肝胆木火脾土，法宜大泻阳明之火，大柴胡汤治之，当归芦荟丸亦治之。血家病惊，多是阳明火盛，病虚惊者，亦复不少。用以上诸方须兼顾血证，以尽其化裁。勿执桂甘龙牡等汤，而不知宜忌也。

## 健 忘

健忘者，适然而忘其事，尽心力思量不来。凡所言行，往往不知首尾，病主心脾二经。盖心之官则思，脾之官亦主思。此由思虑过多，心血耗散，而神不守舍；脾气衰惫，而意不强。二者皆令人猝然忘事也。治法必先养其心血，理其脾气，以凝神定志之剂补之，亦当处以幽闲之地，使绝其思虑，则日渐以安也。归脾汤主之。若心经火旺者，是火邪扰其心神，治宜清火宁心，天王补心丹治之。亦有痰沉<sup>①</sup>留于心包，沃塞心窍，以致精神恍惚，凡事多不记忆者，宜温胆汤合金箔镇心丸治之，朱砂安神丸加龙骨、远志、菖蒲、茯神、炒黄丹亦治之。失血家心脾血虚，每易动痰生火，健忘之证尤多。又凡心有瘀血，亦令健忘。《内经》所谓血在下如狂，血在上喜忘是也。夫人之所以不

忘者，神清故也。神为何物，即心中数点血液，湛然朗润，故能照物以为明。血在上，则浊蔽而不明矣。凡失血家猝得健忘者，每有瘀血，血府逐瘀汤加郁金、菖蒲，或朱砂安神丸加桃仁、丹皮、郁金、远志。

## 恍 惚 癡狂、见鬼

大病伤寒之后，欲食不食，欲卧不卧，欲行不行，精神恍惚，若有鬼神附其体中者，名曰百合病。谓百脉一宗，合致其病。肺主百脉，肺魄不宁，故病如此。诸多恍惚，未尽名状，必见溺赤脉数之证，乃肺金受克之验也。仲景用生地、百合、滑石治之，此专言杂病余邪为患者也。失血家阴脉受伤，凡是恍惚不宁，皆百合病之类，总宜清金定魄为主，清燥救肺汤加百合、茯神、琥珀、滑石、生地、金箔治之，地魄汤亦治之，或琼玉膏加龙骨、羚羊角、百合，或人参清肺汤加百合、滑石。

大凡夜梦不宁者，魂不安也。魂为阳，夜则魂藏而不用，魂不能藏，故夜梦不宁。寤时恍惚者，魄不安也。魄为阴，寤时而阴气不足，故恍惚不定。治魂以肝为主，治魄以肺为主，二者对勘自明。然恍惚、惊悸、感乱、怔忡、癡狂，皆是神不清明之证。人身有魂魄，而所以主是魂魄者，则神也。故凡诸证，总以安神为主，安神丸、金箔镇心丸治之。

语言错乱为癡，多由丧心失魄，痰迷心窍所致，统以金箔镇心丸治之。怒骂飞走为狂，由于心火逼迫，心神迷乱，四肢躁扰，滚痰丸治之。

见鬼者，癡狂之类也。阳明病，胃有

<sup>①</sup> 沉：重刊本及《中西汇通》本作“凝”。



燥尿，则日中见鬼，宜三一承气汤下之。失血家瘀血在内，亦谵语见鬼，以其同为实邪，故俱能扰目之明也，桃仁承气汤治之。

## 晕 痛

伤寒杂病，头晕痛者，风寒也。血家晕痛，则多是痰火，误用发散药，鲜不增剧。

痰气上攻，头目沉重昏花，兀兀欲吐，首如裹物，右手脉实，阴雨增痛，是痰候也。二陈汤加防风、川芎、黄芩、薄荷、细辛、石膏治之。病重者，消化丹治之。

火逆晕痛者，烦渴引饮，见火增剧，掉头更痛、口苦咽干，溺赤便闭，左手脉数，是火症也，大柴胡汤治之，当归芦荟丸亦治之。轻则小柴胡汤加菊花。以上所论皆晕痛之实证。又有晕痛之虚证，须分晕与痛之两门，而后施治有别也。肝虚则头晕，《内经》云：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。肝血不足则生风，风主动，故掉眩。失血之人，血虚生风者多，逍遥散加川芎、青箱子、夏枯草治之。或但滋肝脏，以为息风之本，左归饮加牛膝、巴戟天、杭菊花、细辛、枸杞。肾虚则头痛，《内经》所谓头痛颠疾，下虚上实，过在少阴是也。六味地黄丸加细辛、葱白、麝香治之。若是肾厥头痛，乃肾中浊阴上逆于头，上实下虚，手足厥冷，宜肾气丸加细辛、葱白。此证之痛，连齿入脑，与寻常微痛者不同。血家头痛，似此者少，宜用六味丸者多。

又曰：头晕痛虽是两病，失血之人，往往兼见二证。由于血虚，则风动而眩，火动而晕。吾谓不分晕痛，亦不分治肝治肾，总以四物汤加元参、枸杞、肉苁蓉、

玉竹、天麻、细辛、知母、黄柏、山茱萸、牛膝。

## 眼 目

目黄、出火、见鬼、昏花、目珠红。

眼为肝窍，又阳明脉络所绕，故其为病，皆肝肾两经之咎。

眼珠黄者，在胃经属湿热，甚则通身皆黄，小便必然不利，宜五苓散加茵陈、栀子、秦皮、黄柏、知母治之。在肝经是瘀热，仲景云：衄家目黄者，衄未止，是血中有热故也。凡是血热者，其目多黄，四物汤加柴胡、黄芩、丹皮、苏木、茵陈、红花治之。目珠红亦是瘀血，治与上同。

目中出火者，一是胃火亢甚，必兼口渴身热等证，犀角地黄汤加石膏、天花粉、金银花、枳壳治之。一是肝火外越，必兼口苦耳鸣等证，当归芦荟丸治之。目中见鬼者，一是胃有燥屎，目神昏花，三一承气汤治之。一是肝经血室，蓄有瘀热，夜则谵语，大柴胡汤加桃仁、牡丹皮治之。

目运者，肝之风火也，观羊角风可悟，宜小柴胡汤加当归、白芍、防风、菊花治之。眼花者，肾之阴虚，瞳神属肾，客热犯之，时见黑花，或成五色，宜地黄汤加枸杞、朱砂、磁石、肉苁蓉、石决明、元参、知母、细辛治之。

又有阳虚，血大吐后，目光散大，不能见者，必小便多也，宜肾气丸。

以上所举，皆血家间有之病，其余目疾，非血家兼有者，不赘。

## 耳 病

陈修园曰：肾开窍于耳，而肾脉却不



上头，肾与心交，假道于心腑小肠之脉，以入耳中，名曰听宫。为司听之神所居，其形如珠，皮膜包裹真水。若真水破，而耳立聋。有为大声所震而聋者，皮膜破也。或聋，或不聋者，心肾不交也，宜磁朱丸以交心肾。有先耳鸣而后聋者，肾虚不能闭藏，阴气窒塞于阳窍也，宜六味丸去丹皮，加磁石、五味、龟板，令阴气自盛于本宫，不触于阳窍而愈。若外感暴聋，总不外少阳一经，足少阳胆脉绕耳轮，手少阳三焦脉入于耳，邪气壅塞，听宫为其所掩，宜逍遥散去白术，加黄芩、半夏、生姜、竹黄、羚羊角、玉竹治之。风火交煽，宜防风通圣散。肝火炽甚，宜当归芦荟丸。尺脉弱者，宜桂附地黄丸。尺脉数者，宜大补阴丸。俱加磁石、菖蒲、肉苁蓉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非笔楮所能尽。

按：上陈修园说最明，但又有久病之人，以及产妇，中宫大虚，不能堵塞肝肾之气，以致虚火上冲，而发耳鸣者。虽系胆与肾中之火，却要填补脾胃，以堵塞之，归脾汤加柴胡、山栀子、鱼鳔、莲子、五味治之，四君子汤加莲米、芡实、薏苡仁、黄精、白芍、淮山药亦治之。

## 口 舌

五脏六腑，皆秉气于胃，五脏六腑之气，亦皆发见于胃。口者，胃之门户，故五脏六腑之气，皆见于此。口苦是胆热，小柴胡汤加黄连治之。口甘是脾热，甲己化土汤加天花粉、茵陈蒿、炒栀子、茯苓、枳壳、厚朴、黄芩、石膏治之。口酸是湿热，观炎天羹肉过夜则酸，便知酸是湿热所化，葛根黄连黄芩汤加防己、茵陈、木通、滑石、花粉、云苓治之，或苍术、黄柏、黄连、吴茱萸亦治之。口咸是

脾湿，润下作咸，脾不化水，故咸也。二陈汤加旋覆花、藿香、白芍、檀香、吴茱萸治之，胃苓汤亦治之。或六味地黄汤加旋覆花、牛膝、白前根，从肾中化水，纳之下行，以隔治之。口淡是胃虚，六君子汤随寒热加减治之。口涩是风热，通圣散去芒硝、大黄治之。口麻是血虚，圣愈汤加薄荷治之。口臭是食积之火，平胃散加山楂、神曲、麦芽、黄芩、石膏治之。口中糜烂，是膀胱遗热于小肠，热气不得下泄，故糜及于口，导赤散加天花粉、天门冬、麦门冬、金银花、灯芯、车前子、栀子治之。喉腥是肺火痰滞，泻白散合甘桔汤，再加射干、马兜铃、黄芩、杏仁、川贝母、天冬、麦冬、百合、瓜蒌霜治之。总而论之，口乃胃之门户，总以治胃为主。宜分舌热，用甘露饮、平胃散加减治之。

舌为心之苗，而居口中，脏腑之气，发见于口者，多着于舌，故即舌苔，可以诊知脏腑诸病。伤寒邪在表者，舌无苔；在半表半里者，舌乃有苔；入里则苔结矣。故凡有苔，皆系内证。苔白为湿热，小柴胡汤加花粉、石膏、滑石、木通治之。苔黄为燥热，犀角地黄汤加知母、石膏、天花粉、大黄、枳壳治之。黑苔芒刺为实热，大承气汤治之。若苔黑而舌滑润者，乃水极似火，真寒假热之证，四逆汤加猪胆汁、人尿、葱白治之。血家虚火，又宜地黄汤加肉桂、牛膝、五味子、龙骨，以引导之。

又凡舌肿、舌裂、痛疮等症，均是心脾火毒，泻心汤治之，大清凉散亦治之。若舌根木强，或舌短缩者，皆是少阴经风邪内动，阴火上腾之候，地黄饮子加羚羊角治之。

上所论口舌诸证，血家间亦有之。要宜以血证为主，参以上各法，斯为本末兼



权之术。

## 咽 喉

咽喉为肺之关，胃之门，少阴心脉之所络，肝经冲脉之所夹。凡此四经，皆血之所司也。故失血家往往有咽痛之证。凡咽痛而声不清利者，为肺火。肺主气，气管中痛，故声不清利。甘桔汤加马兜铃、黄芩、杏仁、川贝母、黄连、麦冬、百合、薄荷治之。凡咽痛而饮食不利者，胃火也。胃上口为食管，食管痛，故饮食不利，白虎汤加金银花、大黄、桔梗、枳壳治之。咽喉作痛，而上气颊赤者，肝经冲脉逆上之火也，宜玉女煎加旋覆花、射干，再用盐炒安桂少许，以引火下行。喉中塞肿及溃烂，皆为少阴心经之火，宜泻心汤加山豆根、牛蒡子、桔梗、甘草、薄荷、细辛、胆南星、牛黄治之。肿塞者，外用人爪甲、鸡内金、急性子、全蝎（合巴豆炒过，去巴豆），再加火硝、硼砂、冰片、胆矾、青黛、黄连、枯矾吹上，吐痰血即愈。溃烂者，外用雄黄、黄连、珍珠、桑螵蛸、寒水石、牛黄、硼砂、麝香吹之。又有梅核证，在痰饮门参看。

再按：血家咽痛，多是肺胃虚火及冲脉火逆。吾于咳嗽诸条，言之甚详。癆虫蚀咽，见声音门，宜参汇。

## 声 音

失血家初病失音，多是风火。声音者，肺之所主，肺金清朗，则声音显明。失血家，肺金阴虚，为火所克，肺窍不通，鼻塞声闭。若系外感闭其气者，宜小柴胡汤加杏仁、桔梗、荆芥、薄荷治之。若是肺中实热，壅遏其窍，而声音闭者，人参泻肺汤治之。又有津液干枯，肺痿叶

焦，声音嘶小者，乃失血之虚弱证，人参清肺汤、清燥救肺汤治之。常用白蜜、川贝母、人参、胡桃、百合蒸服。又有癆虫居于肺间，啃坏肺脏，金蚀不鸣，喉中痒咳，喘热难已，此为癆瘵难治之证，宜百部、人参、明雄、獾爪、白及、百合、蚕砂、麝香、桔梗、甘草、獾肝、鳃鱼骨治之。又凡癆瘵而咽喉破烂者，均在不治。总宜上方，外用珍珠、人参、牛黄、明雄吹之。

夫声音者，气所从出也。气根于肾，故声音之出，实由肾生，气不归元，则咳愈甚，气愈乏，而声愈干，宜以都气丸主之，加人参、沉香、诃子，肾气丸亦治之。

## 腹 痛

血家腹痛，多是瘀血，另详瘀血门。然亦有气痛者，以失血之人，气先不和，是以血不平而吐衄。但血家气痛，与杂病气痛有别。杂病气痛，则痛之甚。血家气痛不甚，但觉胸腹之中，不得和畅，有郁滞结聚之形，宜逍遥散加姜黄、香附子、槟榔、天台乌药治之。再参瘀血、痞满门更详。

## 痹 痛

身体不仁，四肢疼痛，今名痛风，古曰痹证。虚人感受外风，客于脉分，则为血痹。仲景用黄芪五物汤，以桂枝入血分，行风最效。失血家血脉既虚，往往感受外风，发为痹痛，或游走不定，或滞着一处，宜黄芪五味汤，重加当归、丹皮、红花。如血虚火旺之人，风中兼火，外见痹证，内见便短、脉数、口渴等证，则不宜桂枝之辛温，宜四物汤加防风、柴胡、



黄芩、丹皮、血通、<sup>①</sup>秦艽、续断、羚羊角、桑寄生、玉竹、麦冬治之。血虚生风，往往而然，当归、红花、荆芥，酒水煎服。瘀血窜走四肢，亦发疼痛，证似血痹。惟瘀血之痛，多如锥刺，脉不浮，不拘急，此略不同。另详瘀血门。

又有周痹脚气，痰湿走注者，皆系杂证，此不具论。

## 痿 废

痿者，足废不能行之谓，分五痿治之。心气热则脉痿，筋纵而不任地，天王补心丹加丹皮治之。肝气热为筋痿，则筋急而挛，四物汤加羚羊角、续断、山茱萸、黄柏、地骨皮治之。脾气热为肉痿，胃干而渴，肌肉不仁，四物汤加入参、山药、黄芩、黄柏、泽泻、云苓治之。肾气热则骨痿，腰脊不举，地黄汤及大补阴丸治之。肺气热则津痿，不能灌溉于足，疲乏不行，清燥救肺汤治之。以上治法，虽分五脏，而总系阴虚热灼，筋骨不用之所致。欲热之退，莫如滋阴；欲阴之生，莫如独取阳明。阳明者，五脏六腑之海，主润宗筋，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。阳明确则宗筋纵，带脉不引，故足痿不用也，宜琼玉膏加玉竹、煅石膏、石斛、花粉、珍珠、竹茹治之。玉女煎加犀角亦治之。然痿废之原，虽在于胃，而其病之发见，则在于筋骨。凡虎骨、龟板、鹿筋、猪脊髓、牛骨髓、狗脊、骨碎补、牛膝、苡仁、枸杞子、菟丝子、续断，皆可加入，以为向导。

痿证与脚气有异，切不可误用风药。

## 遗 精

世谓上吐血，下遗精，其病不治。谓

其上逆下竭，立见消耗也。然病此者，但未沉久，犹可图治。盖遗精失血，虽是两病，其实一而已矣。精者，肾中阳气所化，乃天一所生之癸水也。女子十四，则癸水至于胞中，而冲任两脉即通，将心火所化之血，转输入胞，与癸水交合，水从血化，是为月信。男子十六，则癸水亦至于胞中，而冲任两脉，亦输血入胞，与癸水合，血从水化，是谓之精。胞者精之舍，即血之室也。吐衄者，是胞中血分之病。遗精者，是胞中水分之病。血与水，上下内外，皆相济而行，吾已言之屡矣。故病血者，未尝不病水，病水者，亦未尝不病血也。是以吐血多兼痰饮，血亦变水肿，淋秘亦有下鲜血者，以血与水原相倚伏耳。精者水之所化，遗精者，水病也。而又吐衄，是血亦病也。先吐血而后遗精，是血病累及于水。先遗精而后吐血，是水病累及于血。治法无论先后，总以治肝为主。胞宫乃肝之所司，精与血皆藏于此。治血者必治胞，治精者亦必治胞，胞为肝所司，故皆以治肝为主。肝寄相火，气主疏泄，火炽气盛，则上吐血而下遗精，地骨皮散加柴胡、胡黄连、知母、黄柏、牡蛎、龙骨、茯苓、蒲黄、血余治之。丹栀逍遥散加阿胶、龙骨、牡蛎、蒲黄以平之。吐血甚而遗精轻者，以治吐血为主，生地黄散加金樱子、牡蛎治之。遗精甚而吐血轻者，以遗精为主，地黄汤加血余、龙骨、牡蛎治之。

仲景治遗精，有用天雄附子法；肾气不纳，心火不下交于肾，有用肉桂法，皆阳虚之证也。若失血家，则多是火遗，即心肾不交，亦是水不济火，其为梦遗，十之八九。盖肝经火旺，则魂不内守，恍惚有见。亦有无梦而遗，仍属相火之甚者，

<sup>①</sup> 血通：大血藤之别名。